



74
6396
8



門 74
號 6396
卷 8

古香齋藏書神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三十二

翰林院

北平孫承澤著

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北向其西則變駕庫東則玉河橋
元之鴻臚署也正統七年始建為院初為三品衙門後改
正五品定學士一人侍讀學士二人侍講學士二人為正
官侍讀侍講各一人五經博士五人侍書二人待詔一人
為屬官修撰二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為史官而孔目為
首領官其院事主于內閣大學士而掌印則以學士或侍

春明夢餘錄

卷三十二

一

早稻田 大學
和 2511.7
購 來

郎詹事等官兼學士或春坊官署掌內閣行移用翰林院印而各衙門章奏文移亦止曰行翰林院學士之職掌詞翰禮文章誥勅正圖籍考議制度以文學備顧問出入侍從參謀議凡經筵日講修書皆承受而統領焉講讀職專勸講經史五經博士業專經佐學士講讀待詔主應對以四體侍上書於唐爲供奉官典籍守古今四庫書籍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詔勅書檄謹籍而記之以備實錄爲上心簡注者得入內閣預機務兩直隸鄉試禮部會試充考試官萬歷初申飭

曰講史官從閣臣後記注起居及密勿謀議別揀史官分曹纂諸司章奏題覆月封送內閣藏之當洪武初設文華堂擢張唯等爲編修上政暇幸堂考業而光祿日給饌皇太子諸王日迭主焉賜冬夏衣賜白金鞍馬其敦崇如此翰苑考

周禮內史掌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蓋八柄詔于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吳澂謂內史翰林之職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名今制併史館于翰林其

亦此意也

唐文皇開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北門學士間以親暱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至德宗朝始定設學士繫銜于翰林與中書舍人對掌內外制然無定品往往寄祿于他官其資深者至散騎諫議而淺者僅拾遺叅軍尚不能與舍人埒獨其長一人最貴曰承旨往往竟拜宰相其次亦不失三司觀察卿監至宋一切因之而益加重然不爲定品如故元豐制行自是稍稍有恒秩又按端明殿學士之

設起于唐明宗時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選文學之士與之共事有宋因之遂爲華選唐宋以來名卿碩輔多出其中然不輕授必駁歷中外聲華大著者始預其選彼時卽殿試大元亦必歷試民事乃召入禁掖故其得人爲盛

元翰林國史院記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止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備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二品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

升正二品仁宗皇帝親攬御筆點定置立學士承旨
六員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
元年院升從一品迄今永遵爲制先是蒙古新字及
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集賢兩院合爲
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秘書監而國子學以待
制兼司業與文署以待制兼令編修官兼丞俱來隸
焉其後新字旣析置翰林院而復立集賢院如故今
興文署已廢本院于起居注會同館秘書監國子學
之事悉無所預回回學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

兼掌之今上皇帝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詔以經筵
崇文監皆歸於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惟於學
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筵之文移頃因纂修后妃
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而無常員此建
置沿革之大畧也

明太祖初下江南庶事草創有所聘擢僅寓名以備
顧問而已元年五月始置院學士正三品侍講讀學
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編修正
八品二年正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

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簿從八品九年閏九月詔承旨與六部尚書同然班在其上十四年罷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閱典簿十八年三月始定置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孔目爲首領一人未入流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簿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皆稱屬又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

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別爲史官亦係屬焉是歲侍讀始列侍講前建文初六有所更置然於職事無損益永樂初仍高帝舊尋擢史官解縉而下七人入內閣預機密典綸綽然自學士王景卒解縉胡廣楊榮輩猶相繼領院篆洪熙之歲大學士士奇等驟遷至三孤踞六曹上遂不復領院矣第文淵內署與六曹異文移往復猶以翰林行之今雖稍稍變革而猶有一二存者如史宓焚草中貴傳旨猶傳大學士爲翰林學士翰林公署中左設大學士三座學士一座而

講讀學士東西對列是也

明改學士院爲翰林院夫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併屬於翰林至於陞轉之例初明編修九年陞侍講檢討九年陞修撰既陞侍講修撰矣與狀元徑授修撰者又皆九年方陞中允成化二年董緣以修撰陞論德後遂爲例至弘治中改正必二十六七年方陞五品學士此載在楊文襄召對錄者故當時詞臣廻翔禁林曠揚典故及至宣麻

卓有可觀

學士一官在唐居五品之上直學士居六品之上武后時以宰相兼領中宗景隆中始置大學士自是宰相皆帶弘文集賢大學士及宋王欽若罷叅知政事真宗眷遇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准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訴於上真宗爲特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明設翰林學士及講讀學士而殿閣則設大學士其秩亦止五品既重其任而又輕其秩遲其陞設官具有深意宣

德後大學士始加保傅非制也

正統間以學士一人在內閣專管誥勅後久不設引治七年復設至用尚書兼學士如石瑤侍郎兼學士如賈詠輩掌管至嘉靖六年以張璉議始停不補翰林由別衙門改用者如王子沂以御史改左春坊司直陳顯徐敬李賢劉子春周幹韓守善皆以御史陞中允歐陽兼以御史改編修金臯以給事中改檢討張袞胡經俱御史改編修儀智以右通政改右春坊右中允許誥以南京右叅議改侍讀學士盛端明

以南京尚寶卿改左庶子兼侍讀鄒濟以吏部郎中改左庶子王道彭澤俱以文選司郎中改右諭德任翰以考功司郎中改春坊司直兼檢討鄒守益以南京考功郎中改洗馬李維鼎以儀制郎中改贊善劉球以儀制郎中劉鉉以兵部主事俱改侍讀尹昌隆以刑部主事陞中允王一寧以工部主事改修撰歐陽宗一以刑部郎中改編修韓邦奇以考功郎中改左庶子嘉靖十一年唐順之李學詩陳東虞淮王汝孝陳節之屠應坡葉察呂懷王慎申金潞楊淪皆以

科道部屬改編修王大任姜徹俱以御史陞侍讀學士宣德正統初陳叔綱邵宏譽俱以與修實錄改修撰

翰林陞改別衙門及外官者除考察降調外正統元年劉永清以侍講學士陞廣東右布政陳文升以侍講學士陞雲南右布政弘治十六年李州以侍講學士陞浙江右布政後亦有以史官徑轉兩司者不具載洪武中羅公願以編修改都水郎中張顯宗以編修為太常寺丞宣德中徐允達以中允陞鴻臚少卿

高巽志以侍講學士陞太常寺少卿迺原霖以修撰陞通議黃觀以修撰陞尚寶卿盧原質以編修陞太常寺少卿金問以修撰陞太常寺少卿正統初陳珣以侍讀謫安陸州知州尋召為大理寺少卿巡撫大名孔公恂以修撰改大理寺丞巡撫貴州天順中林文李紹俱以左庶子改尚寶司卿李太以中允改尚寶司丞柯潛以洗馬改尚寶少卿成化中羅璟以洗馬改禮部員外郎孫賢劉珣以中允陞太常寺少卿弘治中李繼以諭德陞南太常少卿傅珪以中允陞

太常少卿正德中靳貴以學士改光祿卿黃諫以編
修陞尚寶司卿黃琮以左庶子改宗人府經歷許彬
以修撰陞大理少卿徐穆以編修改南禮部員外郎
嘉靖中張春以侍讀改南太僕寺丞秦鳴夏以中允
在告起爲兵部主事萬曆中張一桂以諭德調兵部
員外郎范應期以諭德調南刑部郎中崇禎中以編
修楊廷麟改兵部職方司主事監軍
翰林兼科道者洪武中夏原吉范顯祖以太子賓客
兼治書侍御史永樂中李準以太子賓客兼吏科都

給事中嘉靖庚戌趙貞吉以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
道御史己丑夏言以侍講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萬
曆己未徐光啟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其實改科
道者永樂中孔諤以中允改御史洪熙初侍讀李時
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御史正統中金幼孜子檢討
達改給事中成化中檢討李昊改南禮科給事中洪
武中編修馬亮任敬王連王輝陳敏張唯俱改御史
正統己巳徐瑄以侍讀改浙江道御史楊鼎以中允
改河南道御史檢討王玉改江西道御史崇禎中金

聲以編修改御史張縉彥以侍讀改兵科俱以知兵
改任翰林改教授者永樂乙未進士第二人李貞以
編修改高州府教授第三人陳景以編修改福州府
教授

鼎甲不入翰林洪武四年狀元吳伯宗授禮部員外
郎第二郭玃第三吳公達授吏部主事丁丑狀元陳
郊謫戍第三劉鏞補鴻臚寺司賓署丞第二尹昌隆
授禮部主事嘉靖壬辰第二孔天胤以王親授陝西
按察司僉事萬曆己未莊際昌廷試卷謨書膠字爲

膠言者劾之請告歸

詞臣以諫諍著譽者如修撰羅倫疏爭李賢不宜奪
情起復貶福建市舶副使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
景疏言上元張燈賦詩非盛德事又時四方多故乞
將烟火一切停罷以省煩費充兵餉忤旨各廷杖調
外任時稱爲翰林四諫其後疏爭張居正奪情有編
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杖革時許文穆國爲庶子鐫
玉盃一曰斑斑者何下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道之
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盃一曰文羊一角其理

沉黜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
用賢又其後疏爭楊嗣昌奪情爲少詹黃道周修撰
劉同升編修趙士春各降斥有差皆翰苑中之祥麟
威鳳也

成化間鄒公智幼貧居龍泉庵焚葉照讀或通宵不
寐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聚觀於會江門外公
馬上口占曰龍泉山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
上尚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大相驚時年方弱冠耳及
入庶常因星變抗章極斥宦官遂下詔獄其寫懷曰

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
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
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
舒公芬及第入翰苑未幾以建言出爲福建提舉賦
詩曰金榜題名墨未乾寸心耿耿向長安九重殿闕
金門鎖萬里江山赤子寒午夜人爭搖狗尾一封誰
肯犯龍顏生來慙直懷孤憤不作盲聾啞啞官
洪武中諭侍讀張信等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
然既列近侍旦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

當知無不言。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諫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又論詹同日：古人爲文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皆明白，易知無怪異，險僻之詞至出師表，誠意溢，出近文士，卽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今翰林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經筵

王文恪鑿疏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

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二三日之間，風雨則免，遇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

御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
顯德行者冀群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
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
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
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
有得而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
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
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

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直觀政要
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君宮中消日惟是觀
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
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
基章濂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
御製詹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
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
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兼觀永樂大
典又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官中玩之尤嗜故學

士沈度之書曰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侍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游戲翰墨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

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明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楊守陳疏陛下宜遵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以講學當御蚤午二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旁引曲喻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

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
政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為
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
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
題奏皆當聚文章殿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
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
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可疑與義則
錄講官示之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
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慈寧而心清或少

而理明當夫萬幾間暇之際旦氣清明之時湛然凝
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
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
必務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
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
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

薛文清瑄疏近有請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未見施
行蓋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聖
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

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
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
學故能除羣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所以
有資於成大功也唐太宗與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
邸從龍之臣皆文學智謀之士日夕相與論爲學致
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刮僭偽拯濟生
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漠北雖陸梁
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
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

緩講學之事乎伏望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
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
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
練治體者二三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皇上視朝
之暇日御便殿卽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
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
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
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
行何道而天下致治失何政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

五經通義卷三十一
五
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備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臣庶可日修其職講讀官之職既修雖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啟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曰新聖德曰明於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於以攘外侮則修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四裔而四裔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且漢光武唐太宗一時英主也猶能勤

講學於搶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皇上有唐堯虞舜之聖德將以立殷周中興之大功誠於此時舉行開講之事以緝熙聖學則神功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唐一主之可比哉

倪岳疏近者伏聞聖旨勤御經筵日講不輟講明聖賢之格言圖維治平之要道緝熙之功啓沃之益於是爲大三代之治端在今日宗社之幸生民之幸也臣等竊惟朝廷日講之制必以宋儒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次第進講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徒讀其

書而不求其意亦無益也考之術義所載首言格物致知之要必以帝王知人之事爲先其於辨人材之論尤惓惓焉蓋任賢圖治乃人君之職故所任之得失賢否則天下之治亂安危係之非細故也伏望聖明因今日所講之書驗之古人已行之事獨運於聖心之微以謹夫用人之道於凡內外交武之臣左右前後之職其間果有忠實不欺淳謹可託特立而不爲黨與之私勤敏而足爲治理之助者俯推委任之誠而不輕爲搖奪曲施保全之恩而不易爲間阻其

有立心私邪制行奸詭執左道以變亂倡異端以熒惑以土木營繕爲奉承以禱祠祈禳爲忠愛費財而不顧勞民而不恤以至依阿循默以苟容而不知竊位之恥奔競冒昧以希進而不知枉己之辱若是者皆足以僨事而害政違天而虐民所宜迸逐而不留扼絕而遠去庶朝廷爲之永清天意爲之昭格災害可弭政務可修而太平之治必在此矣

制誥

張孚敬疏臣竊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

知制誥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爲近古明敎履歷宜昭事功其于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覃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僞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誥勅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爲枝葉之辭哉伏乞勅

下內閣自今以後凡有誥勅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張居正疏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爲不職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誥勅該部題奉欽依手本到閣撰述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候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此定制也至於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爲得體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勅叙本身履歷功

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
至於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槩及比之考
績不同故以賚被爲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
年以來俗尚干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宿弊往往
不候進呈先將文稿傳示於人其中詞語又過爲誇
侈多至數百千言或本無實行虛爲頌美或事涉幽
隱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
登軸矣夫誥勅者朝廷所以誥諭臣下者也臣諛其
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諛下是何理乎

倪元璐姚翰長代言序夫雲霞者非天之爲也山澤
之氤氳而歸文於天是地之忠天者也後王法之以
使臣子代爲君上之文章宋人曰得知制誥一日足
不恨當宋之時環玦雲泥皆塵書命道總褒誹其義
則史今言絲萃於旌纒字袞依其鞶帶無譏有獎以
明至仁且夫遇物稱佳敷歡四座毫毛茂茂化爲醴
脂此氣士之難居者也以孟堅之才爲其大臣上哦
主德猶病伊優今使天子執平交之分漏如泉之詞
媚於鄉士不亦悖乎是故觀夫百爾之道察其難爲

雖調七橫戈無如視草者矣而以姚孟長先生爲之其難益甚先生之爲難者一望峻而文行遠望峻則今之人必以其言爲山龍不得則怨交行遠則後之人必以其言爲著蔡不核則譏近怨遠譏此二者不兩弭之術也故使聖人今日以是事命臣元璐必大怖啼泣請辭而先生居之夫先生之居之則亦天意也往五六年間瑞禍熾興醜徒干紀凌撼椒庭菓離肺腑黨鈞正士不漏平原褫脫纓組如風擊籜北寺墮門踵不得下戎行牖下等於三山天地旣冥陵谷

將變聖人迺作行其大僂氛盡旭出道介長消奮椎黨碑極命輪轂長弘之血袂以膏蘭膏靡閭岷悉還車服號綽並汗木鳳爲疲而先生方召自英州再升玉局聖人顧之貴其峻整以爲精微前坐賈生側陳里革進則資其甘盤之學退則役其燕許之才先生於是奮筆致能體天貌物章靈露之功別愷凶之道表方中之曷揚大來之符引伏戎之曷厲揚廷之義著首肱之愛呼敬應之心發言如雷軒訇天下若此者非先生孰可使爲之乎先生之與聖人通德譬水

合雨而冠領正人引衾發氣如芝莖之并馨斯能鼓
吹大謨青黃羣直雖或光廻綺合小命春華而義鬚
鬢然寒壯岸出史狐之能於斯不墜矣昔蔡襄之謂
景祐陳瓘之論元符非爲巽牀巫紛歸榮一氏之業
也以先生之鯁固多怪少可使修譽命之辭適及泰
征之會嚶鳴之求託音節足故曰天意斯不誣焉子
瞻縱筆一世唯爲五銘先生典制二年亦不盈牘端
人之心可以知已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又云蟬
竦在東莫之敢指天以文人之淫氣上干日星蟬竦

之與雲霞豈得無其辨乎

史職

大學士陳於陞疏臣考史家之法大者有二一曰編
年之體以事繫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
傳之體凡君臣事跡朝家大政各自爲始終者是已
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爲近
制度尤彪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歷卽
所稱探百司奏對事實爲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爲起
居注顛次而潤色之爲日歷修而成之爲實錄以備

史官之採擇者是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宗兩朝正史爲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各三朝國史爲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有輯錄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裨帝學之書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等類爲寶訓二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實錄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

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者恭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金匱石室似只依倣宋世編年日歷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至於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猷冊誥臣工之議論文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畧不講在今日似一不可不亟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拔特起

之難何者國家著書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琅函縹之
尚方播在寰寓者焜耀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各
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竝議可備正史採擇者又無
慮數十百種臣本庸學見聞寡陋畧以耳目所覩記
者言之如實錄有聖德之總叙寶訓皆列聖之淵猷
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
編如大政記昭代典則孤樹哀談憲章錄鴻猷錄之
類參以三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目錄燕對宣
召視草宸章等錄更加採輯藻潤卽可以爲列聖大

紀帝系宗譜有玉牒公侯紹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
參以吾學編同姓異姓王侯內閣典銓表及列卿表
之類更加考訂增益卽可以爲累朝年表制書如一
統志官制大明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
之類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大倉考
潛河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四方形勢
如廣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
殊域周咨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參以衍
義補名臣經濟錄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二

禮百官四夷北敵諸考述卽可以爲國家諸大志實錄中有后妃事跡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難功臣錄羣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紀殿閣詞林紀琬琰錄文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採摭於郡國志卽可以爲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浩瀚未經哀聚彙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必須聖明在上力爲表章整輯然後可以包舉藝文總一流畧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臣愚伏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厯之長將

綿萬禩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列聖續紹而謨烈重光以是禮樂規模明備闕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慎揆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鐘書帛之賢不可勝載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卽在冊府麟臺之上未得盡觀遂使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聖朝之景鑠宣國美於無疆哉

大學士張居正疏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之制迨後詳定官

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畧

一議分管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錄起居爲重顧宮禁邃嚴流傳少實堂廉遠隔聽睹非真則何以據事直書傳信垂後看得日講官密邇天顏見聞真的又每從閣臣之後出入便殿卽有密勿謀議非禁密不可宣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起居兼錄聖諭詔勅冊文等項反內閣題

稿其朝廷政事見於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每人專管一曹俱常用在館供事不許別求差遣及託故告假等項致妨公務

一議史官侍直謹按禮儀定式凡遇常朝記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於觀聽卽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卽古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祖制除陞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極門卽輪該日記

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員列於東班各科給事中之上
午朝御會極門列於御座西稍南專一記注言動凡
郊祀耕藉幸學大閱諸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
於不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
史官侍班但令入對大臣自記聖諭奏對始末封送
史館詮次其經筵日講則講官卽記注起居亦不必
另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今
除內閣題稿并所藏聖諭詔勅等項該閣臣令兩房

官錄送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旨意發抄
到部卽全抄一通送閣轉發史館至於欽天監天文
祥異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抄本不必
如題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紙密行楷書不論本
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祇以備異日之考求
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
面奉上諭直書天語聖諭詔勅等項備錄本文若諸
司奏報一應事理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刪

削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於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溷淆其間事蹟可垂勸戒者但俱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已意及輕信傳聞妄爲褒貶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係史臣編校之所密邇朝堂紀述爲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戶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守膳錄人役隨同供事外一應閑雜人等不許擅入其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例給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國史古稱爲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官編完草稿裝爲七冊一冊爲起居六冊爲六曹事蹟仍於冊面記年月史官姓名送內閣驗訖卽投入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視

一議膳錄掌管照得史館紀錄所用膳錄典守官吏見今纂修實錄卽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膳錄官選

取勤謹善書者二員專謄秘密文字行吏部選撥善書貼寫辦事吏十二名專寫各衙門章牘撥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啟閉館常川供事滿日各照常送部撥補不給恩典

一議補修記注伏覩聖明踐阼之始卽召見輔臣於平臺一年之春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面賜獎諭邇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親臨選銓皆古帝王之盛節三年之間鴻猷善政不可縷數茲者曠典復修亦合將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

各官除每月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以前起居初政亦照月分曹以次纂錄其詔勅等項內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科照月類抄一冊送內閣轉發
焦太史竑修史四事

一本紀之當議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記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實錄附載未爲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爲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況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傳信何

據此所當創爲者一也德懿熙仁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於高廟本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睿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定論但須經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踞亦書寒族雖夷鱗並詘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茲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爲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稱構枉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爲斷二也累朝實錄稟於總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爲乞哀于肅愍爲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實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旣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爲改正三也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
一途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
美未得學行之人徒爲奔競之地其於纂修無益有
損況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
索中惟星厯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於透曉
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
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外決當謝絕勿啓
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緝
閱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謄錄之官安

所用之似當暫爲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後經總裁改
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
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蒼萃成書未有
無因而作者卽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
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上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
佚甚多存者無幾卽合班馬名流何以藉手考之前
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初
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於是爲備國初聖祖伐

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卽以所得多寡爲提學官之殿最書至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

之化未必無補

董其昌薦李惟楨修史疏天啟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聖旨董其昌題充纂修官俟泰昌實錄稿成前往南京採輯邸報等冊以備參訂供用就彼支給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自天感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所藏邸報摘其未奉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道助寫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規見應天府例無工食而其書充棟就結爲難臣仍歸里大集書備給以紙筆雖奉

有支給之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書沈僕亦錄七年通共若干張裝為三百本但據原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材徵實無所點竄隨蒙欽命翰林院待詔宋啟明中書朱正色守催實以私家作事子身獨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罪莫追也但臣有刪繁舉要之義茲四十八年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廢凡關於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為後事師者別為選擇做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而其他請朝講請祭祀請起遺佚請罷曠

稅請下章奏請補廢官請蠲內帑昔之所急章滿公車者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謀國尤有進於此者畧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進呈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所係匪細茲也每朝纂錄於三品以上大臣皆有小傳寂寥數行衮鉞斯在如世廟實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未協輿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雜何以起信於萬世哉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如林

然生既後時莫詳本末竊見南京太常寺卿李維楨
出入四朝囊括百代且與諸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
若就陪京之日歷抒腹笥之春秋其文直其事核非
大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
徵辟故劉恕范祖禹爲之佐前後十九年其書始成
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爲濫
况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神祖作養之
史材皇上掄簡之髦士顧多逸於事外刻印銷印聖
人無我賜環賜玦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幾幾

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窮二監相迫中道乞骸情無
矯飾乞勅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含哺鼓腹之民
戴堯天而永永矣

倪元璐薦黃道周疏奏爲學行第一詞臣宜留吏局
微臣自揣不如懇恩換職以全器使事臣聞常才易
得奇士難求故席前宣室有吾久不見之言賦奏上
林興安得同時之歎彼皆中主有此勤拳况以陛下
理學文明首出千古龍雲道合適有其人而坐使淹
沈實可惋惜伏見原任右春坊右中允今聽降黃道

周學行雙至今代所稀觀其嫉俗多忤至清絕塵禁
近十年日益貧寂瓶鮮儲粟厨或無煙此皆中朝所
共知信執母之喪廬墓摧毀里衆見者並云曾聞復
生其學原本六經博極羣史旁串百氏澤於仁義所
爲文詞宏深奇典上凌數代西漢而後莫有其儔然
又精洞時宜務爲經世有用之學自天文厯算禮樂
名法邊籌財賦往代今朝典常興革出其胸中悉有
成謀陛下試以清讌之暇召見文華或給筆札使條
所蓄自可倚馬萬言坐躋董賈知道周者誠天下奇

才天爲陛下生此一人使之仰佐天章黼黻一代不
可謂之偶然也在今一時間臣此說者或以爲疑所
謂世人貴耳賤目若道周死後數十年天下之推之
必有甚於臣言者臣雖愚悖豈敢以身觸雷霆過情
獎物卽陛下釋之不誅臣亦懼爲後世所非笑所以
推舉本懇至誠耳道周前因疏掾舊輔錢龍錫忤旨
降調未幾而其言卒行是則陛下之知道周久矣當
道周抗疏之時同輩聞之並爲危慄而道周以爲惟
聖主可與忠言侃然進說此誠至難臣謂陛下今日

用人惟當取其伉直有氣者今人多畏禍重其身家
又閒者中使啣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之體加於庶
司臣懼海內士大夫之氣必化爲繞柔陛下又可不
式怒蛙重摧折之乎然自道周旣獲罪而一時論者
遂有摘其試錄議及科場以其經史爲子書以其精
詳爲孟浪此可歎也又臣仰窺陛下勞於求賢睿懷
孜孜曰安得不貪財不愛官不徇情面實心任事之
臣而用之然以臣所知道周而外又有如原任順天
府尹劉宗周清恬鯁介正顛道周而宗周居尹釐之

職盡力尹釐道周守文史之官致精文史以此二臣
仰符側席猶圭璋之合而今宗周旣以骯髒投閒道
周亦以蹇諤承貶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如
此安望天下有爲陛下奮其忠能者乎此皆諸臣之
過非昧則伎不以告陛下耳臣聞制世之道非有他
端其上用必當材使必稱器其下愚者遜智拙者推
能則天下自治臣自量庸劣遠遜道周從道周蒙譴
以來臣內愧氣失因其有科場事未結縮默至今頃
經部覆奉旨是臣披胸見心之日矣誠以臣在詞垣

有如鳧鴈若道周者使之大承顧問小效編摩必有
補益度越時賢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
於外承道周所應降官級此猶棄珉珠得良玉也昔
孔璋請為李邕代死柳宗元以劉禹錫母老願以柳
易播今道周所遭不至死徙而其才又遠過李劉卽
臣自處亦實羞出孔璋宗元之下且臣自為聖朝用
人及史局需材之計非為道周惟聖明垂察
庶吉士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館禁中

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
唯等四人山東選王連等五人并各省共一十七名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編修命入
堂中讀書詔儒臣宋濂桂彥良等分教之

永樂三年正月上命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材
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
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
王真余鼎章做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
洪順章材余學藝羅敬汝虞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

維哲袁天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上諭勉之曰
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
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將來皆得
爾用不可怠惰以負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
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二十九
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
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

宣德五年命楊士奇等曰新進士多年少其間豈無
有志於古人者朕欲循皇祖時例選擇俊秀十數人
就翰林教育之俾進學勵行工文章以備他日之用
卿等可察其人選文詞之優者以聞於是士奇等選
薩琦遂端葉錫陳璣林補王振許南傑江淵八人以
聞上命行在吏部俱改爲庶吉士送翰林進學給酒
饌房舍月賜燈油鈔悉如永樂之例復命兵部各與
皂隸上又顧士奇等曰後生進學必得前輩老成開
導之卿等日侍左右無餘閒其令學士正直爲之師
常提督教訓所作文字亦爲開發改竄卿等或一兩
月或三月一考閱使有進益如一二年怠惰無成則

黜
弘治六年准奏每科一選不拘地方不限年歲待進士分撥辦事之後行令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個月裡投送禮部禮部閱試訖編號分送翰林院考訂文理可取者按號行吏部該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內閣照例於東閣前出題試之每科取選不過二十八人留不過三五人

嘉靖八年己丑大學士楊一清題請教庶吉士官帝

曰改選庶吉士官教習乃太祖之制在當時固爲盡善邇年以來祇爲大臣市恩無益於國此後不必選留一體除用中外諸臣果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入翰林以備擢用方獻夫上言館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邇年以來選留不能盡公所教或非其道樹恩立黨於國無益誠如聖諭所云者吏部訪收信得其要編修檢討於主事御史給事中評事書行人博士助教推官知縣學官進士內訪補講讀修撰於郎中員外都左右給事寺正寺副太僕

光祿丞同知州通判內訪補其學士諭德庶子贊善洗馬等官亦論資序遷庶事體畫一經久可行帝從之

崇禎四年辛未考館後因內閣票擬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爲人名票出上摘而詰讓之遂有翰林內外兼用之旨甲戌丁丑皆不選館以俸深候考知推選授編檢等官至庚辰廷試召對親拔趙玉森等授以檢討命蔣德璟王錫衮教習之

崇禎癸未十一月十五日召輔臣陳演蔣德璟魏藻

德來德政殿先是集九卿科道於文華殿令舉堪任戶兵二部官是日出各臣薦單欲用何楷爲兵部堂上官及襄城伯密奏欲鄭芝龍捐餉等事畢陳演奏今日閱考館試卷業奉明旨矢公矢慎臣等會同吏禮二部在東閣設立高皇帝牌位同誓如有私徇天誅地滅上默然者久之曰須選得文行兼優的方好演對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上曰正是演奏今次俱經各九卿翰林科道開送必有學行的方敢開來今旣糊名只憑文取進上曰也有私記德璟奏旣糊名實

無從知上曰卽知亦何妨魏藻德奏前工部尙書范景文有疏奉旨兩畿並重今考廣西只二人雲貴亦只二人如照壬戌例則廣西一名雲貴一名似太濫或照工臣奏添北直一名璟奏且看廣西雲貴卷如何如不佳卽以一名增北直上曰然是科北直與南直俱四人大學士徐溥疏云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或閒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

或就廷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與輔世之佐咸有賴於斯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皆選而所選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於地方年歲則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有成請自今以後立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俾其中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

賦序記之類限十五篇以上於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試訖編號封送翰林考試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封姓名印送照例於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取投之文相稱卽收以預選若其詞意鈎棘而詭僻者不在取列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無宿構文字能於此一月之間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許投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

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有所論撰便堪供事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如是則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職也

萬曆中管志道疏二祖始選庶吉士皆令肄業文淵閣讀中秘書常親視校試驗其進修務在通達國體薰陶德性以儲異日之用自正統以後掄選多非出自聖意而從閣臣議請舉行亦不得讀中秘書而以唐詩正聲文章正宗爲日課不知將來所以脩顧問

贊機密者果用此糟粕否乎事固有以祖宗宏深之美意而翻成末流偏重之敝習者此舉是也臣謂自今以後如復選庶吉士則當求二祖作養之初意若止如今日之所教所習則莫若停止此途一二十年翰林員缺亦如先朝將各衙門之有器識者對品改入假以歲月明習典章何患侍經筵典制詰及纂修校士之乏人哉嘉靖中會曠十餘年弗選聖慮良遠且今以偏重而暫止後以特旨而復開猶善法祖宗鼓舞豪傑之便計也

崇禎初給事中瞿式耜疏竊聞昔賢云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子之置三公蓋法上天之三光也臣嘗稽古之三公論道而不與政漢之三公治事而不論道惟我朝之設閣臣既論道而又與政入則論思啟沃關君德之污隆出則定事決疑首百官之善敗任莫重焉然臣見近日政府立身非禮公論共排譏刺滿身顏甲以出橫口澀言等於市徒竊嘆官至揆席豈復更有加之者縱不爲一身名節惜獨不爲官當愛大體乎反覆尋繹其故蓋由

發軔之途不清樹藝之種不慎也臣考國初宰相不
專拔於翰林累朝相沿途徑猶寬至世廟以來則枚
卜之舉大抵俱屬翰林矣是庶常之官卽他日平章
軍國之人今日卽慎選行修言道之士尤恐他年晚
節未愜初盟豈有始進之時先叢物議而異日立朝
能爲國家樹光明俊偉之業者臣初入班行卽聞長
安自殿試之後其介然不苟之士誠不乏人而一種
躁競之夫日夜講求謀所以必得館選之法鑽求百
出敗檢難言或機關預設妄希張鷹之青錢或根柢

先容冀受和凝之衣鉢又排人益己無風作波伏影
射於含沙利相持於鵠蚌甚有以心期共許之友祇
以眉睫之得失顯作猜疑陰相傾軋世風如此良可
感嘆孔子曰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以翰林而
漸臻講讀師傅不可謂不尊矣以翰林而馴至宅揆
亮采不可謂不敬矣夫豈已惑未清而能清若宸之
惑已眩已甚而能定國是之眩者乎以是人而當是
非溷淆之日必將佐非亂是主持之擔誰肩以是人
而當陰陽相戰之時必將扶陰抑陽燮理之能誰寄

凡諧臣媚子之態翻出於禮宗而稱功頌德之詞遞見於元老皆此患得患失之人貽之也且今之時何時也聖人出御天地清寧值龍飛之首科尤萬方之瞻仰豈可不蕩一時之陋習端始進之臣心臣謂今年館選宜照殿試法皇上臨軒而試之令考試諸臣卽於御前定其去取正額之外多備副卷以聽聖裁其殼外諸卷亦當盡數函呈間有遺珠不妨特拔凡若此者所以抑躁進之人知此番之試無畫然必得之法又所以來高潔之士使知聖天子之雅意求賢

當振筆一吐胸中之奇不必拂衣遠引避館試如澆也其試士之題臣愚謂宜倣古制考以今日吏治民生經邦強國之策不必盡依舊例以風雲月露之詞費精神於無用也濟濟多士豈無有董仲舒賈誼之流以應皇上眷求者乎臣考洪武癸丑命翰林張唯等入禁中文華肄業詔宋濂爲之師高皇帝聽政之暇輒取其文親評優劣可見選俊儲才簡自帝心聖祖已有行之者矣又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凡以天子一時言動卽萬世法程慮或湮遺故以史臣必

專其事凡天子召見羣臣商議時政則史臣必隨之
今皇上再舉召對海宇欣瞻而臣等侍從之臣反有
未能詳知者雖閣部大臣於陳謝疏中微有條叙亦
似約畧言之伏乞今後凡遇召對卽令史臣二人簪
筆入侍記注詳核隨於次日具疏奏呈一面發抄一
面宣付史館庶四海快若親承而萬世垂爲永憲并
望俞詔施行

大學士徐階示新庶吉士條約

一君子之道必本諸身今朝廷作養諸士固將責以

治平之業使非卓然以古聖賢爲師修身以立其本
他日何由措諸政事光佐治平故諸士宜致力於此
辨義利審好惡使此心純乎天理之公庶幾他日事
業有可觀者

一文章貴於經世若不能經世縱有奇作已不足稱
况近來浮誕鄙庸之辭乎故諸士宜講習四書六經
以明義理專觀史傳評騭古今以識時務而讀文章
正宗唐音李杜詩以法其體制並聽館師日逐授書
稽考庶所學爲有用其晉唐法帖亦須日臨一二副

以習字學

一每月館師出題六道內文三篇詩三首月終呈稿斤正不許過期初二日十六日仍各赴內閣考試一次

一入館之後各宜謝絕人事專心學問以求進益附記

學士李東陽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註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回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歷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瀛洲亭上勘醫書

館選散授不拘內外如永樂乙未沈賜知縣戊戌莫珪孔友諒知縣宣德癸丑傅綱知縣正德甲戌王邦瑞知州嘉靖丙戌李元陽王格張鐸連鑛知縣己丑孫光輝推官楊祐安如山知州其為行人評事者不可勝計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三十二

順德梁振藻初校
南海孔昭望再校
番禺林國慶校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三十三

詹事府

北平孫承澤著

詹事府在皇城東玉河岸上初設東宮官屬有同知詹事
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副使同知左
右率府事諭德贊善文學中舍正字侍正洗馬庶子等官
皆以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已又改贊善為贊善大夫設
贊讀洪武十年置通事司設司令司丞尋革十四年設左
右司直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設大學士又置司經局設

洗馬校書正字二十二年以各衙門無所統屬始置詹事院二十三年設校書二十五年改院爲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列署府中府設詹事一員少詹事二員府丞一員主簿一員錄事二員左右春坊設大學士各一員左右庶子各一員左右諭德各一員左右中允各二員左右贊善各二員左右司直郎各二員司經局設洗馬二員校書二員正字二員二十九年添設春坊左右清紀郎各一員左右司諫各一員通事舍人二員皆以侍從輔導東宮爲職左右春坊則專典東宮上奏請下啓箋講讀之事司直郎掌

彈劾糾舉清紀郎佐之司諫掌箴誨鑒戒之事以拾遺補過洗馬掌收貯經史子集刊輯圖書立正本副本貯本以備進鑒校書正字掌繕寫裝潢並詮其訛謬調其音切以助洗馬主簿管勾會文移檢稽脫失錄事佐之通事舍人典東宮朝參謁辭見之禮與承令勞問之事而皆統之於本府

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召四方名儒
教皇太子諸王皇太子居文華堂諸儒專經面授分
番進直迭班侍從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畧古今紬繹

文學其時東宮官皆勳舊大臣兼領不別置後始設詹事院已更名府設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別署而詹事府總焉已令春坊翰林院日二人進講尚書春秋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書纂述終始大義爲講章呈上覽已赴文華殿爲皇太子陳說太子三師三少詹事府鴻臚寺官各一人侍召則同八有留身獨進者給事中司直清紀卽劾而上日所處分府部軍國諸大務及撫諭四夷恩禮坊局官日陳說於東宮已又選秀才張宗濬等隨官僚分直文華殿侍

讀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賢諸故事尋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充東宮官東宮官如庶子而上初制大臣兼領脩撰黎澹等九年考滿值英宗實錄進呈以纂脩俱陞庶子諭德等官清上言舊制無專領者乞以大臣兼之臣等仍翰林之職不許

明初因元人之制自太師至賓客皆無所關掌而詹事以下至於坊局始實爲宮臣然洪武元年丞相善長達平章遇春帶少師少保右都督馮勝帶詹

事平章廖永忠趙鏞帶副詹事都督康茂才等帶左
右率府使副御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諭德中丞
劉基章溢帶贊善大夫善長基溢理省臺幾事煩日
不暇給而達遇春等諸大將帥征討之不遑然則以
虛名被之而已所日授經者宋濂輩耳洪武二十二
年公馮勝傳友德領太師藍玉李景隆領太傅常昇
侯孫恪領太保而尚書詹徽兼少保尚書楊靖領賓
客亦不聞有關掌永樂初以公李景隆邱福領太師
朱能領太傅尚書蹇義金忠侍郎墨麟領少詹事而

學士解縉等七人皆兼坊學士庶子諭德中允等官
顧獨僧姚廣孝專為太子少師會上狩北京廣孝與
義忠麟留輔太子學士楊士奇亦以諭德輟閣務輔
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乃為虛銜

按宮僚自昔甚重唐馬周以位高恨不能為司議郎
至後則太輕故元稹曰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
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戍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左
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縉紳恥之近制宮寮
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可見

其輕矣至宋時凡初改官者即得太子中允則其輕
可見明制一作宮寮便比清卿其榮極矣夫此何官
可以不尊崇此亦今勝於古也然明初必博選於諸
寮而自穆宗以來祇爲翰林循級之資則名雖重而
實輕矣至於師傅之官古人所重故有寧加太尉而
不加太傅者後則總戎緹帥皆得爲之雖無與於職
業而使天子儲君人得而師保之亦一大辱也
王鏊儲教論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
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傳其德義道之

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曰少傅曰少
師與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悌博聞有道
術者以翼衛之所以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
得見惡行故太子生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
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
如此今國家之東宮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
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况祁
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
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

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今也則已儼然
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况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
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
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
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
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
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
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
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受尚書於桓

榮及爲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唐劉洎岑文本馬
周遷曰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爲布衣交出
則聯轡寢則對榻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
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
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詳論文學無
虛日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觀其教令長至宴勞東宮
之臣如家人父子有從學詩學表至有以暗逐明之
喻則本朝之初亦嘗如古制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
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名爲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

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誦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起居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綳之戲隨事諫止宮僚有失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邪人不使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

霍韜東宮聖學疏臣等伏蒙聖恩擢補東宮官僚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報効聖上獨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

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養睿資預備聖功之基惟日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成性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誡日陳於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飭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善言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切取古意繪為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東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曰文王世子視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讓願皇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見東漢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茅茨土階願皇太子知我祖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皇太子敦倫重儉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願皇太子知聖王畜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難乃知小民之依不恣逸欲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敢侈

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皇太子知我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乃萬世太平之不基也十一曰西苑耕稼願皇太子知我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虞舜也十二曰西苑蠶桑願皇太子知我聖上家法卽成周家法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家高宗訪道願皇太子知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諳切莫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皇上少垂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東宮作聖之資勅下內侍謹愿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

進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悟契
自深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
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幾言無僞飾欲皇
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
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人之服器制度俱未精
考神堯大禹文王傳說及漢明帝桓榮或冕裳或便
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大略未敢謂肖真也至於字
畫惟儒士勞良相陳鈿按舊冊牘雖有差訛不敢洗
補臣等演說誤謬亦由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陳罪

狀伏乞聖明察臣等感激圖報之愚亮臣等獻芹之
悃恕臣等謬誤之故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特賜內
侍人員時進東宮展覽

楊廷麟薦代東宮講讀疏臣蒙恩旨以充東宮講讀
官臣惟青宮妙選儒者至榮臣得與供事竭此愚誠
實出萬幸既退而思之皇上聰明天授慎擇端良其
為慮深且遠庶幾必得清剛讜直博學多聞之士以
充斯選而臣碌碌材質疎淺拊躬自慙且以臣所知
伏見司經局掌局事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

臣黃道周學術貞醇品行端潔在皇上已鑒其清望
卽賢者久敬爲人宗愛國之忠出於誠懇自其始仕
迄今十有六年守身樂貧書史之外室無長物又博
覽群書究心經務古今諸大典故靡不推研體察洞
貫本末方之古人真德秀胡安國之儔也僕得與講
讀之列必有正言正事之效以臣方之萬不逮一臣
不揣冒陳乞皇上察臣至愚准臣辭免願以臣所任
別簡道周必能進仁義陳堯舜以無負皇上慎選至
意卽道周受之天下以爲不媿臣思審力推能人臣

之義僞讓市名臣必不敢深念元良天下根本而正
人世所難得如臣下劣濫與清班徒使大儒未獲實
用名實之際臣實媿心僕蒙恩聽臣所請宮案得賢
良之效微臣免匱望之譏實臣大願臣質辭讓能義
在爲國非爲道周也臣又考祖宗朝有洗馬司直司
諫清紀等官所以隆副貳之儀廣正直之助也皇太
子端位震宮歷有歲年謂宜禮取備員以敬曠典義
資箴誦功禋高深四方聞之後世法之率祖敬德於
古有光伏乞聖明留察勅部臣酌議別選充員萬年

有道之長為益不小臣凡有勞勤義不卹私自審材
分宜讓名賢區區之愚仰冀聖明省擇

崇禎丁丑秋皇太子出閣講讀預題侍班四人禮書
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王鐸屈可伸講讀六人禮
侍方逢年宮諭項煜脩撰劉理順編脩吳偉業楊廷
麟林增志校書二人編脩胡守恒楊士聰越數日項
煜楊廷麟各上疏讓黃道周奉旨實圖供職不得矯
讓於是閣臣張至發上揭極言之畧云公議推舉時
於至聖先師之前齋心對越每人各出一名單擇其

公同商確者入告彼時亦曾言及道周清品但意見
不無少偏如近日三罪四恥七不如疏中有不如鄭
鄮等夫茂倫仗母明旨煌煌鄭何知人而自謂不如
是可為元良輔道乎文皇帝特簡王讓侍皇太子讀
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原朕聞讓孝於親故擢用
之今煜等謂賢知道周猶然格外煜有何德堪在選
中是博讓賢之名而使臣等冒蔽賢之愆臣等所不
任受也於是刑科給事中馮元飈出疏駁之曰臣聞
聖王之世公卿能讓其下皆讓是以風俗醇美冠壤

不作四夷賓服神聽和平傳曰讓者德之本孟子曰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斯道不明至於邇日大臣以訟
受服小人則而傲之奮臂相先不奪不止雖仗聖明
屢申獎抑辭榮崇讓人情所難日者皇上敦重元良
盛典肇舉而東宮講讀官楊廷麟等疏請推良自代
及於坊臣黃道周夫道周者嫉惡已甚至清無徒環
召以來閉戶却掃一時之人非不重之敬之特以道
周數忤執政引嫌累足罕至其門二臣獨篤信舉知
退然自下即使其言不必用自足砥礪末俗增輝盛

典爲皇上股肱輔弼之臣者謂宜深相嘉嘆風勸百
僚而伏讀閣臣張至發等慎選心矢至公一疏若大
不快於言者而併遷怒於道周則何也道周之賢閣
臣固已言之矣事親至孝天下所知直諒多聞身無
遺行所不足者惟以賦性高介不能隨時俛仰得當
事大臣歡心耳閣臣何心執之如讐一至於此若以
其言之爲罪則皇上業已起田間還其清秩數四回
奏皆荷優容天下萬世方頌爲主聖臣直一大盛事
而閣臣乃反借此以怒道周嗟乎道周忠足以動聖

主之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臣恐天下萬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夫官僚濟濟豈盡請道周卽不與選而閣臣所選者亦既有項煜楊廷麟其人在二臣爲閣臣所選而能以讓賢自異不肯苟悅於閣臣自臣而觀選者亦可以無愧臣所惜者皇上方欲徵貪而有一清者大臣又指以爲偏皇上方欲抑競而有一讓者大臣又指以爲矯以人事君之效將安望乎臣素恥雷同復羞搏擊但以公道所在自比他山伏望皇上特勅閣臣滌慮竭私一更往轍以清讓爲必

可法以偏矯爲必可取師濟之隆猶可立追也疏上不報元颺求去上留之

附記

黃少詹道周召對紀崇禎戊寅五月詹事府少詹事黃道周具二疏其一疏言方一藻撫賞事與俺荅不同其一疏言不必起復陳新甲爲宣大總督如無人肯任已願爲之二疏繕錄旣成使班役赴會極門投進班役以黃方在枚卜不欲其上疏乃鴛言會極門內監需索銀八兩以窘之黃不能應未幾楊嗣昌入

閣黃復具一疏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繕完又付班役班役見枚卜之事已畢遂將二疏並投之至七月初五日上召閣臣來平臺又召五府六部協理都通大錦衣衛堂上官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官協理詹事府少詹事黃道周來平臺召對閣臣楊嗣昌以人言未至中使遞趣始到日午宣入上常服坐門內輔臣薛國觀劉宇亮傅冠及新輔臣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各次第面恩訖黃道周奏臣註籍未見朝蒙宣召不敢不進上曰知道了上

召吏部尚書商周祚侍郎董羽宸及戶部署部事右侍郎許世盡兵部輔臣楊嗣昌刑部尚書劉之鳳侍郎王命璿等各以該部職掌再四申飭訖上召黃道周道周跪上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聞時從經筵啟沃中畧知一二凡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天理人欲兩端耳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損一分天理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你三疏不先不後却在不點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道周奏曰聖學淵微非臣所及若論天人只是義

利分別爲利者以功名爵祿私之於已事事專爲已之私此是人欲爲義者以天下國家爲心事事在天下國家上做便是天理臣三疏皆是爲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曾爲一已之功名爵祿所以自信其初無所爲上曰前月二十八日准陳新甲何能當日成疏道周奏曰先時要推不拘守制者已知是新甲文廟昌先薦他所以當日草疏要上至未時已晚所以不上上曰三疏皆後時始上何爲扼於時道周曰初欲上疏時因同鄉御史林蘭友科臣何楷有疏恐涉嫌

疑上曰如今就沒嫌疑麼道周曰臣所奏關天下綱常邊方大計如今不言若後時言之又怕無及所以不得不上前日言路若有言者則臣可以不言臣之有言臣不得已也上曰近來言路大開不拘何人言的當都是聽的原無避諱何爲先時不言至簡用之後方言道周曰先時既不可言至簡用後不得不言今日不言再無言之日且如高官厚祿誰則不樂臣緘默數時亦可叨冒升斗爲先人誥命後人恩蔭臣何苦捨自己之功名爲他人之話柄臣所惜者千古

之綱常名教臣何私之有涉上曰清原是美德但不
可揚詡我太祖祖訓曰俗儒是古非今奸吏舞文弄
法是此等人又曰且就清字言如伯夷是聖人之清
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止叫做廉不叫清道周奏陳
文子大節不可觀夫子說他清夷齊大節可觀夫子
所以說他是任上曰你說多有牽扯如前云子思子
一生以誠明爲本此句是了又云誠出於清仁出於
誠不又隔了一層道周曰人有欲則不誠此誠字都
從清來不清安得誠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

此卽誠生仁之說凡孝弟最篤實所以爲仁之本有
孝弟之人纔能經理天下發生萬物如不孝不弟的
人無有根本如何生得枝葉故說至誠能經綸天下
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如無根本那有枝葉又奏云
譬如綱常名教禮義廉恥皆是根本上事若無此根
本豈做得事業也奏未畢楊嗣昌跪奏綱常二字不
敢不剖明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述在父子之首
古之君臣是列國之君臣去此適彼故有辟色辟言
之義今之君臣乃一統之君臣爲臣子者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即臣父母皆受君恩而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先朝楊榮蹇義侍祖宗三四十年無一日敢離左右故有奪情之舉天下咸亮之後來臣屢進屢退無待上三四年之事所以人不能亮且如成祖奪楊榮蹇義之情而竄給事中丁鈺世宗奪楊溥之情而罷廖昌臣入京聞黃道周品行學術爲人所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上自謂不如鄭鄭臣始嘆息絕望上曰朕正要問他此事嗣昌奏人言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今鄭鄭杖母禽

獸不如道周又不如彼還講甚麼綱常道周奏大臣聞言應當退避使人得畢其言漢唐以來故事諫官論執政者出聽諫官對仗讀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者上曰你說了多時候輔臣纔奏嗣昌奏臣爲綱常名教不容不剖陳上曰卿才猷敏練原爲時事多艱屢旨敦趣誠非得已這疏也不爲奪情古時人情多無所爲近日人情各有所爲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人邪說別是一般今人邪說直附於聖經賢傳之中關係世道人心

更大道周奏臣生平恥言人過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今日在上前與嗣昌角口亦非體臣知爲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上曰對君有體這本前邊引綱常後邊全是肆口潑罵道周曰何敢潑罵魏徵云臣願爲良臣毋爲忠臣疏中只有兩句說公子開方不省其親管仲比之猥狗李定不持繼母服宋時比之人梟此兩句是臣過傲幸遇明主纔敢直言上曰直言豈是潑罵道周曰人臣進言甚難管子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所言綱常名教者朝廷

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者朝廷之禮義廉恥假如臣爲一己之私只用緘默自取富貴何苦與他爭辯上曰你無端污誣大臣又以大題目來說他不得不辯總是別有所爲道周曰宋臣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爲論思則無不可言者臣爲侍從論思之臣與嗣昌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自少讀書於今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於君親告於妻子臣二十年躬耕手足胼胝四十喪親負土成墳誠不忍見有奪情之事上曰旣如此說又不如鄭

鄒是怎麼說道周曰匡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
孔子自云辭命吾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鄭上
曰章子是不得于父豈鄭鄭杖母之比你說不如鄭
鄒是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未可因一人之言使主
上不知是非之實上曰陳新甲先作兵道諳練軍情
用之巡撫不幸有人倫之變不得不遣歸今日內外
交証不得不用他你說他走邪徑難道楊嗣昌一薦
就是邪徑道周曰臣不識陳新甲但人心正則行皆
正心邪則行皆邪且奪情一事在司馬堂猶可在內

閣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爲之猶可又呼群引類使成
奪情世界則不可臣不得不言臣今日不言使後有
言者亦是臣今日之恥上曰如今的人有所爲就在
綱常名教道周曰自是陛下之綱常名教豈臣一人
之私上曰朕正要再問你鄭鄭五倫盡絕昨日許曦
等說他罪狀甚明不如雜職到有公論大小臣工到
無公論這也可耻道周曰人若爲功名富貴只當說
鄭鄭不孝不弟依附權臣豈不立致通顯友說不如
鄭鄭正是臣無所爲宋人惡李元不丁母憂於孝子

徐積賜粟帛以風之臣如要救鄭鄞則叅楊嗣昌非所以救鄭鄞也上默然道周曰方今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上曰我先師孔子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正卯當時亦稱聞人五罪有一不免孔子之誅今人多類於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所以夫子誅之臣平生孝友居心不敢不正毫不敢有私讀天子書惟求不得罪於夫子上曰前以爾偏執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復賜環即前日那樣暑天勞頓之餘仍成一篇文字雖不切題

才亦可用還要你用不圖這樣偏矯恣肆本當拿問念係講官姑着起去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你都是虛話一生學問止學得這佞口道周曰臣還將忠佞二字奏明夫人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的爲佞豈讒諂面諛的爲忠乎夫敢爭是非辯邪正者爲佞豈不敢爭是非辯邪正一味容悅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亦不明此從古爲政之大戒望皇上體察上曰起來楊嗣昌曰皇上所諭誠是誅意之法道周亦

言盛名望求優容上曰這便是優容了上賜瓜果點心各官謝出復召回聽諭曰今內外交訌天災地震皆朕不才不能感發諸臣公忠爲國之心不智不能辨是非邪正及不能宣布德化不武未能削平禍亂凡此皆朕之寡昧卽朕之愆尤人心關係國運世道一等機械存心的專於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纔簡用一大臣百般詆毀若論祖宗之法當如何處看來這賊寇却是易治衣冠之盜甚是難除以後再有這等的立置重典諸臣各宜洗滌肺腸消除意見共

修職掌共享太平之福諸臣承旨起時詞臣趙士春劉同升亦上奪情疏下部議覆降三級照舊御札諭閣道周輕處趙劉重處蓋以趙劉二臣上疏在既有諭旨之後故欲重處耳楊嗣昌懼道周復用急募人上疏叅之職方司郎中王陞新擢太僕寺少卿示其意於鄉試所售士刑部主事張若麒遂上擁戴不效怨望紛然一疏云頃者皇上憂軫時艱不憚煩勞召對之後大布王言諄諄然以正人心息邪說爲治天下之大本原舉黨同伐異之隱情招權納賄之狡術

無不見其肺肝直爲道破而關邪一義尤爲千古之
聖帝名賢所未嘗發一時之端人正士所不能言直
如日月當天妖狐莫遁消沮閉藏之態固已堪嘆堪
憐謂大家洗心以副明旨何意諸臣恃衆藐旨造捏
姦言歸過君上而無天無地無父無君一至此極也
以臣所聞數日以來天諭既頒群黨籍籍或擲抄傳
之邸報而怒視或引不倫之遠事而詆議通宵聚衆
信口譏排未已也至有謂召對之日黃道周犯顏批
鱗古今未有而皇上爲之理屈者至有謂堅求一死

而皇上左顧言他始終無如道周何者要使古今未
有之好話盡出自道周之口而凡可以歸過君父者
無所不至蓋倡之者飾六藝以文姦言務在假託道
理以把持朝廷而顯行其呼朋引類之計一聞皇上
下頂門之針遂大家喊叫謂老魔之赤幟旣拔山魃
之穢態難藏嚇騙不靈豁壑無幸遂至潑口橫加毫
無顧息夫病之久者不加瞑眩不能立愈迷之甚者
不牽猛索不知回頭伏乞皇上始終爲世道人心計
自今舉國如狂莫之敢指臣何敢畏其克鋒雷同不

言以負清明疏上黃降六級調外楊嗣昌以知兵調
張若麒爲職方

少詹黃道周赦罪記詹事府少詹事黃石齋道周於
崇禎庚午以編修上疏救錢華亭龍錫鑄級再上疏
言事斥爲民乙亥以薦起宮允丙子陪推內閣丁丑
六月陞春坊諭德以救鄭鄖爲溫體仁所糾十二月
升少詹事辭不允戊寅陪推內閣八月糾楊嗣昌陳
新甲奪情降六級調外補江西斷事庚辰四月江西
巡撫解學龍入爲少司馬例有薦疏列道周名上以

其黨並逮問至京二人並拜杖闕前戶部主事葉廷
秀疏救廷杖十二月監生徐仲吉疏救廷杖並道周
下詔獄刑部主事吳文熾以問遲杖六十辛巳五月
出詔獄俱遣戍道周更永戍至崇禎十五年壬午八
月二十四日上御文華後殿日講畢召閣臣周延儒
等入後殿上手一本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對讀
書的好秀才上曰張溥已死張采小官科道官如何
尚說他好延儒對他頗有胸中書亦會做文章科道
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惜之不然張

溥已死說他亦無用上曰亦不免偏延儒對卽黃道
周皆有些偏只是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他上默然德
璟言前黃道周蒙皇上放他生還他極感聖恩只是
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皇上天恩赦回或量改附
近也好上微笑景昉言永遠充軍子孫要世承當
也極可憐延儒言道周在獄中尚寫許多書卽向前
章奏皆係親手寫的德璟言道周寫有孝經一百本
每本有一篇文章各一樣共一百樣多是感頌聖德
景昉言皇上表章孝經所以道周寫有一百本德璟

言頃皇上問知樂之人卽道周便知樂姓言道周無
不博通不止知樂且其清苦極不可及德璟言臣與
道周同年他登第後多徒步往來至今尚未有住屋
最是清苦且子方十歲但得免其永戍便好延儒言
道周也不在永戍不永戍就是讀書亦還用得上不
荅微笑而已翼日手勅云昨先生每面奏永戍黃道
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
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釋罪
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閣臣延儒等奏黃道周爲人

勵行力學是其所長偏執迂疎是其所短然而本心則願爲君子素矢忠孝者至於博通典籍貫串古今刻苦廉隅摘詞吐藻實有一種人不能及足以感動人心之處是以譽望蔚然但向來未經追琢每有任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陶鎔聞已甚悔前非每日在獄手書孝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德此臣等皆得於目擊者近日恭覩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慚固陋未能仰承萬一因思及道周之博雅庶不愧詞臣職掌遂率陳奏伏蒙皇上憐其貧苦鑒

其改悔而軫及於人才當惜赦罪酌用斯真造化生成之恩天地覆載之量播之海內傳之奕世有不懽呼讚嘆我大聖人之舉動超出尋常萬萬者乎照得道周原職係詹事府少詹事今旣蒙恩赦用當還其故秩以備史局編摩更足資其一得此則又非從道周起見也二十六日上諭吏兵二部永成黃道周罪本應得念其清操力學尚堪策勵已經一番懲創想知悔改自新特准赦罪復職以昭朕獎廉尚學宥過惜才之至意諭下中外加額以爲聖朝善政

少詹黃道周天恩至重疏臣自去歲臆月解網重生
暨於今春束裝就伍仰戴日星俯循道路凡有血氣
俱感皇仁自揣殘年無可報主但得子孫永世荷干
戈禦魑魅足矣踣躅載途阻風澤畔六閱月始抵九
江遠望辰陽尚三千里瘠瘵間發就醫蕭寺沈綿六
十日摧頹老病之身誤服截瘧止痢之藥遂成委頓
兩膝俱枯每念聖恩中宵揮涕謂臣廬墓十餘載乃
不死於北司而死於江楚命也不圖十月朔日人從
留都來傳邸報稱八月二十五日吏兵二部接出聖

諭永成黃道周罪所應得但其清操力學尚堪策勵
已經懲創自當改過自新特准赦罪復職以昭朕獎
廉尚學宥過惜才之至意特諭臣驚遽墜床起借香
案匍匐叩頭隕越久之念自古人臣或以文才前席
或以直諫召還未有迂愚狂瞽如臣得起於戎籍申
以華獎者也臣少孤貧長而傭書不知清操力學爲
何事但爲人臣子宜兢兢如此耳幸當風動之時得
更豈頑之習雖損脰裂體不足爲報然臣廢僮極矣
當數年前筋力差健誠不自忖欲奮橫草之勞塞素

餐之報今年垂望六體經九折百病交侵一絲未絕
而欲盡蓋前愆別圖後效徒足以招訾議增悲涕而
已臣憶漢臣馬援病卧土窟中間鼓角聲曳踵延頸
見者哀之宋臣范鎮劉安世在屬纊壘語猶以天下
爲念今臣未卽死而委頓若此卽欲匍匐以親駕行
扶携而售馬骨颺聖主之風尚贊海嶽之涓埃何可
得乎臣智不如葵忠不如曝徒逢仁閣得遂首邱偷
陰墜壤能復幾時度無可報陛下者惟願陛下歛福
錫極在宥群生力行仁義之方徐收忠信之效擇廉

幹以辦封疆重守令以靖寇攘使塵氛蚤清蒼赤永
賴臣雖晨夕溘就草露與九原父母共啣結無窮臣
下體已廢兩臂空存感戴高深萬逾罔極乞容臣骸
骨歸附邱隴爲此力疾哀懇辭謝不勝戰栗

古香齋金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三十三

古香齋春明夢餘錄

卷三十三

三

卷之三十一

順德梁振藻初校
南海孔昭鑒再校
番禺林國慶三校



